

慧超所记阿富汗诸地考^{*}

薛克翘

(中国社会科学院 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7)

[摘要]阿富汗位于中亚、西亚和南亚的交界处,是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和商贸中心。从张骞通西域到玄奘取经,阿富汗都是必经之地。7世纪,玄奘访问了阿富汗并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宝贵的记载;8世纪,新罗国来华僧人慧超到阿富汗考察并写下了《往五天竺国传》一书,此书记载了分散于兴都库什山谷间诸多部落国的地理和民俗,是研究阿富汗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

[关键词]慧超;《往五天竺国传》;阿富汗;迦毕试;吐火罗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93(2022)04-032-07

慧超,又作惠超,唐时新罗国来华僧,生平不详。其所著《往五天竺国传》(或称《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或简称《慧超传》)湮没千余年后,其残卷于1908年被法国学者伯希和从敦煌王道士手中买走,现存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1909年,伯希和到北京,向中国学者罗振玉等公布其敦煌藏经洞中所获,其中即包括《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残卷,遂引起中国学界的重视和研究。此后,日本、德国、捷克等国学者纷纷予以介绍、翻译和研究。学界由是得知,当年丝绸之路路上还有慧超这样一位行色匆匆的实践者,他给后人留下过一份弥足珍贵的行程记录。

1995年,我国学者张毅(汶江)先生在前人基础上对慧超的残卷做了全面研究和阐释,出版了《往五天竺国传笺释》一书^[1],尽管其中难免有所疏忽,但已是到目前为止的最完备版本了。从张先生的《前言》可知,目前学界关于慧超生平事迹的研究,大约可得出如下几点推测或共识:1.他大约生活于700—782年之间;2.他大约于开元十一年(723)由海路前往天竺,至开元十五年(727)十一月回到安西(龟兹,今库车);3.他周游西天的行动路线大体为:南海→东天竺→中天竺→南天竺

→西天竺→北天竺^{[1](前言P2-3)}。

书中值得研究和商榷处尚多,但本文仅就今属阿富汗境内的几处地方略作考证,以抒浅见。

一、览波国

慧超是从建驮罗(即犍陀罗,今巴基斯坦北部白沙瓦一带)国进入今阿富汗地区的,他进入的第一个国家是览波国:

又从此建驮罗国西行入山,七日至览波国。此国无王,有大首领,亦属建驮罗国所管。衣着言音,与建驮罗国相似。亦有寺有僧,敬信三宝,行大乘法。^{[1](P87)}

览波国,《大唐西域记》作滥波国,《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作蓝波,其他佛教典籍中又作岚波、蓝婆等。中国西游者中,只有玄奘和慧超去过这里并留下详细记载。《西域记》卷二写道(节录):

滥波国,周千余里,北背雪山,三垂黑岭。国大都城周十余里。自数百年,王族绝嗣,豪杰力竞,无大君长,近始附属迦毕试国。……多衣白,所服鲜饰。伽蓝十余所,僧徒寡少,并多习学大乘法教。天祠数十,异道

* [收稿日期]2021-11-10

[作者简介]薛克翘(1945—),男,辽宁大连人,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印度文化、中国与南亚文化交流史、中印文学比较。

甚多。^{[2](P218)}

玄奘于第一次到滥波国在 628 年,归国途中又于 642 年再次到滥波国^{[3](P132,201)},分别比慧超早 99 年和 81 年。他在那里逗留的时间较长,第二次去时又有迦毕试王陪同,他所了解的情况自然会更细一些。据学者们研究,览波的梵文为 Lampaka,位置在喀布尔河北岸,今阿富汗拉格曼省 Alingar 河与 Kunar 河之间的较狭小地带^{[2](P219)}。

对比二人记载,有一个共同点,即那里“无王”。这种情况在玄奘时已经延续了数百年,到慧超时仍然无王,但有“大首领”。这个“大首领”使我们联想到唐代一位来自滥波国的译经家李无谄。据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

婆罗门李无谄,北印度岚波国人,识量聪敏,内外该通,唐、梵二言,洞晓无滞。三藏阿你真那、菩提流志等翻译众经,并无谄度语。于天后代圣历三年庚子,为新罗僧明晓于佛授记寺翻经院译《不空罽索陀罗尼经》一卷,沙门波仑笔受并制序。^{[4](P369)}

由此得知,李无谄是岚波(滥波、览波)国人,婆罗门种姓,精通梵汉。三藏法师阿你真那(Manicinta,意译宝思惟,?~721)和菩提流志(Bodhiruci,意译觉爱,?~727)主译的佛经,往往由他来担任“度语”(或称“译语”,即口头传译)。武则天时期(684—704),他在洛阳佛授记寺翻经院工作,曾为新罗僧翻译《不空罽索陀罗尼经》一卷,这也是他主译的唯一一部经。沙门波仑(不知何许人)为此经写了一篇短序,称李无谄为“北天竺岚波国婆罗门大首领”。^{[5](P409)}根据《开元释教录》卷九和《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十三等记载,李无谄参与译经的时间大约是从武后长寿二年(693)到中宗神龙二年(706),此后再无消息。有可能已经去世。

今考李无谄姓名。其李姓,根据唐朝怀柔边远民族的习惯做法,当为唐朝皇家赐姓,表示李无谄归化大唐,尊贵有加。此姓既不会由他自取,亦不似武后恩赏,而很可能是高宗所赐,但未见有关诏制。其名无谄,梵文中有一词,kuhana,有谄曲、虚诞等意,加前缀 a 予以否定,加后缀 ta 将其变为抽象名词,为 akuhanata,佛经中便将它译为“无谄”^{[6](P105)}。无谄一名当取此意,以示归化之赤诚。

再考李无谄的头衔“婆罗门大首领”。婆罗门

是其种姓,表示他尚属居士,有的文献则指明他为“居士婆罗门”^{[7](P570)}。但“大首领”之号颇有含义。此词在唐宋时代史书中使用较多,如两《唐书》《宋史》等。《旧唐书》卷六十七《李勣传》:“二十年,延陀部落扰乱,诏勣将二百骑便发突厥兵讨击。……其大首领梯真达官率众来降,其可汗咄摩支南窜于荒谷。”^{[8](P2487)}又同书卷一百二十一《仆固怀恩传》:“贞观二十年,铁勒九姓大首领率其部落来降。”^{[8](P3477)}这两条记载都提到“部落”和“大首领”。可知,唐代称部落领袖为大首领,他们既不是国王也不称可汗。

巴基斯坦已故学者达尼先生曾提出,古代巴基斯坦在中世纪时有诸多酋长,“当地称这些首领为封君(Samanta),地位更高的称为大封君(Mahasamanta)。”^{[9](P333)}如此看来,李无谄或许曾为滥波国的一方酋长,获得过“大首领”(即大封君)的称号,但却因信仰而来华翻经了。

再对比玄奘和慧超以上记载,尚有一处不同,即玄奘说滥波国附属于迦毕试,而慧超说附属于建驮罗。那么,玄奘时和慧超时的览波有何演变?迦毕试和建驮罗是何关系?此见下文讨论。

二、罽宾国

慧超记载道:

又从此览波国西行入山,经于八日程,至罽宾国。此国亦是建驮罗王所管。此王夏在罽宾,逐凉而坐,冬在建驮罗,趁暖而住。彼即无雪,暖而不寒。其罽宾国冬天积雪,为此冷也。^{[1](P88)}

此国土人是胡,王及兵马突厥,衣着、言音、食饮,与吐火罗国大同少异。无问男之与女,并皆着氍布衫袴及靴,男女衣服无有差别。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发在。土地出驼、骡、羊、马、驴、牛、氍布、蒲桃、大小二麦、郁金香等。国人大敬信三宝,足寺足僧。百姓家各自造寺,供养三宝。大城中有一寺,名沙系寺。寺中有佛螺髻、骨舍利见在,王官百姓每日供养。此国行小乘。亦住山里。山头无有草木,恰似火烧山也。^{[1](P91-92)}

慧超又从览波国继续西行,进入罽宾国。据张毅先生考证,此罽宾国即迦毕试国^{[1](P88)}。考古发掘出的大量文物证明,古代迦毕试(Kapisi)国都城遗址在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以北 62 千米的贝格拉姆(Begram)^{[2](P137)}。

慧超到罽宾国时,其“土人是胡”,国王和军队都是突厥人。之前他到建驮罗国,就说那里“王及兵马,总是突厥。土人是胡,兼有婆罗门。此国旧是罽宾王王化,为此,突厥王阿耶领一部落兵马,投彼罽宾王。于后突厥兵盛,便杀彼罽宾王,自为国主。因兹国境突厥霸王此国已北,并住(山)中。”^{[1](P71-72)}这里,慧超提到了三个民族,胡、婆罗门和突厥。其中,婆罗门和突厥都指向明确,唯独这个胡,不知是哪个民族。

其实,玄奘当年就已经指出过。据《西域记》卷一,迦毕试国“王,宰利种也,有智略,性勇烈,威慑邻境,统十余国。”^{[2](P136)}可知,慧超所说的“胡”实指宰利人,即粟特人(Sogda, Sogdian)。也就是说,在玄奘之后和慧超之前,突厥人取代了粟特人对罽宾国和建驮罗的统治。

慧超记叙建驮罗的变迁时还提到一位突厥部落首领“阿耶”。张毅先生认为这可能是“阿史那”的缩写“阿那”之误。张先生的推测是对的,另有开元十一年(723)所刊《唐故三十姓可汗贵女贤力毗伽公主云中郡夫人阿那氏之墓志》铭文可资佐证,其“阿那”即阿史那,为突厥著名姓氏,详见陈世良先生的考证^{[10](P154-163)}。

我们知道,“罽宾”是一个历史遗留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其具体指向不同。如《汉书·西域传》中的罽宾国,指的是今巴基斯坦北部喀布尔河中下游地区,也包括今阿富汗喀布尔周边部分地区。这是汉代人的概念。而《魏书·西域传》中的罽宾国,则指今克什米尔地区。这是南北朝时国人的概念。《隋书·西域传》中的罽宾概念又有点混乱,有时指克什米尔,有时又说“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罽宾国也。”^{[11](P1857)}这显然是混淆了漕国(在今阿富汗加兹尼省一带)和曹国(在葱岭以北,约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所致。唐代,《旧唐书·西戎传》和《新唐书·西域传》中的罽宾国概念又大体恢复到汉时的概念,同时又出现了一个“箇失密”或“迦湿弥罗”(克什米尔)与罽宾相区别。唐代之后,中国正史中就不再使用罽宾这个概念了。

两《唐书》对罽宾国的记叙基本一致。《旧唐书·西戎传》中说:

罽宾国,在葱岭南,去京师万二千二百里。常役属于大月氏。其地暑湿,人皆乘象,土宜秔稻,草木凌寒不死。其俗尤信佛法。^{[8](P5309)}

《新唐书·西域传》所记稍有差异:

罽宾,隋漕国也,居葱岭南,距京师万二千里而赢,南距舍卫三千里。王居循鲜城,常役属大月氏。地暑湿,人乘象,俗治浮屠法。……天宝四载,册其子勃匐准为袭罽宾及乌苾国王。^{[12](P6240-6241)}

上引两《唐书》中的葱岭指兴都库什山,罽宾国在葱岭南,应指今阿富汗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既包括迦毕试国都城(Begram)及其以北地区(今卡皮萨省一带),也包括上面提到的漕国(今阿富汗加兹尼省一带)。不仅如此,除了上面《新唐书》中说的罽宾王兼管乌苾国(今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地区)外,其监管地还包括犍陀罗地区。也就是说,唐代的建驮罗与罽宾实为一国,应总称罽宾。由于慧超自南向北走,先入建驮罗后入罽宾,未免先入为主,误以为是建驮罗管辖罽宾。实际上是罽宾国管辖犍陀罗。

此事可以得到多方证明,今仅举其二。

其一,两《唐书》均列罽宾传,与天竺、波斯、拂菻等并列,而未有犍陀罗传。原因有二:一因罽宾当时国土面积很大,国力相当强盛;二因罽宾与唐朝保持着宗主关系,交往密切,尤其是高宗朝和玄宗朝,其国王由唐朝册封。

其二,在慧超返国数年后,有僧悟空记叙了罽宾国概况,与慧超所记相符合。据《宋高僧传》卷三《悟空传》,唐玄宗天宝九年(750),罽宾国(此处指迦毕试国,今阿富汗卡皮萨省为主的地区,但也包括今巴基斯坦北部一些地区,详见下文)遣其大首领萨波达干(Sarvadarkhan)与法师舍利越摩(Srivarma)来华访问,表示愿意归附大唐,请派使节前往巡按。次年,玄宗皇帝派中使张韬光携国书率40余人使团西行。车奉朝(即悟空出家前的俗名)以左卫泾州四门府别将的官职受命随行。使团取安西路(此处指吐鲁番至库车,再至喀什噶尔的路线),先到疏勒(喀什噶尔),次度葱山(塔什库尔干附近的雪山),穿过瓦罕走廊,到护密国(今阿富汗伊什卡什姆)。然后经过拘纒国(今巴基斯坦北境之奇特拉尔)等地,到乌仗那国(今巴基斯坦斯瓦特河谷地区)。再向南渡过喀布尔河,于天宝十二载癸巳(753)二月抵达乾陀罗城(指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此地当时是罽宾国的东都。在此,张韬光一行受到国王的礼遇^{[13](P50)}。据说当时的罽宾王冬天居住在今白沙瓦,夏天居住在西都罽宾,即所谓“此即罽宾东都城也。王者冬居此

地,夏处罽宾。”^{[14](P715)}这句话中,前一个“罽宾”指罽宾国,后一个“罽宾”指一个城市,即迦毕试(Kapisa)的对音,其地在贵霜帝国迦腻色迦时代(Kaniska,约129~152年在位)就是其夏都。

总之,唐代的罽宾国在喀布尔河流域,包括今阿富汗东部和巴基斯坦北部的很大一片区域。所以,唐朝与罽宾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既是中国阿富汗文化交流的一部分,同时又是中国巴基斯坦文化交流的一部分。

三、谢国

《往五天竺国传》继续写道:

又从此罽宾国西行,七日至谢国,彼自呼云“社护罗萨他那”。土人是胡,王及兵马即是突厥。其王即是罽宾王侄儿,自把部落兵马住于此国,不属余国,亦不属阿叔。此王及首领虽是突厥,极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乘法。有一大突厥首领,名娑铎干,每年一回,设金银无数,多于彼王。衣着、人风、土地所出,与罽宾国相似,言音各别。^{[1](P93)}

谢国,《旧唐书》无传,《新唐书》有传,在卷二二一下:

谢居吐火罗西南,本曰漕矩吒,或曰漕矩,显庆时谓诃达罗支,武后改今号。东距罽宾,东北帆延,皆四百里。南婆罗门,西波斯,北护时健。其王居鹤悉那城,地七千里,亦治阿娑你城。多郁金、(兴)瞿草。潢泉灌田。国中有突厥、罽宾、吐火罗种人杂居,罽宾取其子弟持兵以御大食。景云初,遣使朝贡,后遂臣罽宾。开元八年,天子册葛达罗支颉利发誓屈尔为王。至天宝中数朝献。^{[12](P6253)}

根据张毅先生的意见,慧超文中的社护罗萨他那为 Javulasthana 的对音;“娑铎干”中衍一“娑”字,铎干即达干(Tarkan, Darghan),为突厥大臣称号;《新唐书》这段文字中,漕矩吒为 Jaguda 的音译;帆延即下文的犯引;护时健为 Guzgan 的音译;鹤悉那为 Gazna 的音译,在今阿富汗加兹尼附近;阿娑你城为 Guzar, Gusaristan 的音译;诃达罗支、葛达罗支均为诃罗达支(Arodhadj)之误^{[1](P94)}。

玄奘归国途中从漕矩吒国经过,《西域记》卷十二记载道:

漕矩吒国周七千余里。国大都城号鹤悉那,周三十余里;或都鹤萨罗城,城周三十余

里,并坚峻险固也。山川隐轸,畴垄爽垲,谷稼时播,宿麦滋丰。草木扶疏,花果茂盛,宜郁金香,出兴瞿草,草生罗摩印度川。鹤萨罗城中踊泉流派,国人利之,以溉田也。气序寒烈,霜雪繁多。人性轻躁,情多诡诈。好学习,多技术,聪而不明,日诵数万言。文字言辞,异于诸国。多饰虚谈,少成事实。虽祀百神,敬崇三宝。伽蓝数百所,僧徒万余人,并皆习学大乘教法。今王淳信,累叶承统,务兴胜福,敏而好学。^{[2](P954)}

对比可知,《新唐书》中部分资料采自《西域记》。玄奘在走这段路时,一直有迦毕试王陪伴,非常顺利,所以《慈恩传》中也将这段行程一笔带过^{[15](P115)}。玄奘到漕矩吒时,当地国王对玄奘和迦毕试王接待殷勤,表现得得体,给玄奘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所以受到玄奘的大力赞扬。81年后,慧超到此,已经物是人非,谢国已被突厥人征服,其国王是罽宾王的侄子。

四、犯引国

慧超从谢国北行,到犯引国:

又从谢国北行七日,至犯引国。此王是胡,不属余国,兵马强多,诸国不敢来侵。衣着布衫、皮裘毡衫等类。土地出羊、马、布之属,甚足蒲桃。土地有雪,极寒,住多依山。王及首领百姓等,大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大小乘法。此国及谢等,亦并剪于鬓发。人风大分与罽宾相似,别异处多。当土言音,不同余国。^{[1](P95)}

该国的国名在中国典籍中以多种音译出现过。最早出现于《北史》,作范阳国,此后又见于《隋书》,作帆延。玄奘《西域记》中称为梵衍那。其古波斯巴列维语作 Bamikan,梵语作 Bamiyana。其地在今阿富汗巴米扬省。

《西域记》卷一“梵衍那”条所记那里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等都与慧超所记大体一致,只是更详细些。尤为重要的是,玄奘还记载了王城东北岩壁上雕凿的两尊立佛像,记载了附近寺院里的佛涅槃卧像^{[2](P129-132)}。那两尊立像相距400米,一座高53米,一座高37米,属于犍陀罗艺术影响下的杰作,世界闻名。可惜于2001年3月被当时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炸毁。

该国在《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有小传,主要强调其与唐朝的关系:

帆延者,或曰望衍,曰梵衍那。居斯卑莫运山之旁,西北与护时健接,东南与鬲宾,西南河达罗支,与吐火罗连境。地寒,人穴处。王治罗烂城,有大城四五。水北流入乌浒河。贞观初,遣使者入朝。显庆三年,以罗烂城为写凤都督府,缚时城为悉万州,授王葡萄写凤州都督,管内五州诸军事,自是朝贡不绝。^{[12](P6254)}

这段文字中,斯卑莫运山应指兴都库什山脉中的一支;罗烂城又称罗匐城(Lahun,在 Ghulghula),高宗时被列为写凤都督府,国王葡萄被封为写凤州都督。而“葡萄”又作“匐”(Beg),被称为突厥人的“诸官集团”^{[16](P161)},实际上指突厥贵族集团,并非一个人。这说明当时梵衍那在唐朝势力范围之内,以唐朝为宗主国。

五、吐火罗国

玄奘早于慧超到达吐火罗,他称之为睹货逻。他在《西域记》卷一写道:“出铁门至睹货逻国(旧曰吐火罗国,讹也)故地,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东阨葱岭,西接波刺斯,南大雪山,北据铁门,缚乌大河中境西流。自数百年王族绝嗣,酋豪力竞,各擅君长,依川据险,分为二十七国,虽画野区分,总役属突厥。”^{[2](P100)}

根据玄奘的记载,初唐时的吐火罗(Tokhara)相当辽阔,东扼葱岭(此指帕米尔高原),西邻波斯,南接兴都库什山,北边靠铁门关,横跨在由东向西流的阿姆河(缚乌河)两岸,而且分为27个部落,各据山川之险。但他们总体上都归突厥管辖。

慧超99年之后到吐火罗国,情况已经大变:

又从此犯引国北行二十日,至吐火罗国。王住城名为缚底耶。见今大寔(食)兵马,在彼镇押。其王被逼走,向东一月程,在蒲特山住,见属大寔(食)所管。言音与诸国别,共鬲宾国少有相似,多分不同。衣着皮裘、布等。上至国王,下及黎庶,皆以皮裘为上服。土地足驼、骡、羊、马、布、蒲桃。食唯爱饼。土地寒冷,冬天霜雪也。国王首领及百姓等甚敬三宝,足寺足僧,行小乘法。食肉及葱韭等。不事外道。男人并剪须发,女人在发。土地足山。^{[1](P96)}

文中吐火罗国的王城“缚底耶”,有学者注曰:“又称缚喝、缚脱拉、缚底野、拔底延城或王舍城,即阿

富汗之巴尔赫,今称马扎里沙里夫。”又注“蒲特山”曰:“《新唐书》作拔特山,即今阿富汗北部巴达克山地区。”^{[17](P118-119)}

很显然,慧超到达吐火罗国时,大食阿拉伯人的势力已经进入吐火罗地区。正如彭树智先生所说:“阿富汗北部的吐火罗,为唐朝的月氏都督府,而北部的席巴尔甘一带的胡实健为奇沙州都督府。652年,阿拉伯人占领了赫拉特。在巴米杨、布斯特、巴尔赫、巴德吉斯、加兹尼、喀布尔、帕尔万、戈尔巴德等许多地区的统治者和居民,对阿拉伯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18](P80)}慧超说吐火罗的王城有阿拉伯人驻军镇守,国王被逼走到蒲特山居住,但那里仍归阿拉伯人管辖。

慧超在吐火罗国所见到“足寺足僧”的佛教虽然只是在维持着最后的光景,但吐火罗国的佛教毕竟辉煌过。正如张毅先生所说:“吐火罗僧侣也有到中国弘法的。如洛阳龙门山至今还保存有景云元年(710)吐火罗僧人宝隆的造像题记(原编号3—168)。吐火罗高僧寂友,在天授(690—692)年间与康法藏等合译过《无垢净光陀罗尼》,事见《高僧传》三集卷二。”^{[1](P100)}

据《宋高僧传》卷二、《开元释教录》卷九等,弥陀山(Mitrashanta,音译寂友)为吐火罗国人,自幼出家,遍游五印度诸国,学习各种经论,而对于《楞伽经》和《俱舍论》尤为精通。因他立志传法,不虑远近,杖锡孤征,于武后时期(690—705)来到汉地,与实叉难陀(Siksananda,652—710)共同翻译《大乘入楞伽经》。又于天授中,与沙门法藏(643—712)等共译《无垢净光陀罗尼经》一卷(一说译于长安二年,即702年)。译毕进呈内廷。不久辞归故里,武后以厚礼饯之。这是七八世纪中国与阿富汗文化交流的又一实例。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有吐火罗传,主要叙述其概况及其与唐朝的关系:

吐火罗,或曰土豁罗,曰睹货逻,元魏谓吐呼罗者。居葱岭西,乌浒河之南,古大夏地。与挹怛杂处。胜兵十万。国土著,少女多男。北有颇黎山,其阳穴中有神马,国人游牧牝于侧,生驹辄汗血。其王号“叶护”。武德、贞观时再入献。

永徽元年,献大鸟,高七尺,色黑,足类囊驼,翹而行,日三百里,能啖铁,俗谓驼鸟。显庆中,以其阿缓城为月氏都督府,析小城为二十四州,授王阿史那都督。后二年,遣子来

朝,俄又献玛瑙镜树,高三尺。神龙元年,王那都泥利遣弟仆罗入朝,留宿卫。开元、天宝间数献马、騊、异药、乾陀婆罗二百品、红碧玻璃,乃册其君骨咄禄顿达度为吐火罗叶护、挹怛王。其后,邻胡羯师谋引吐蕃攻吐火罗,于是叶护失里忙伽罗丐安西兵助讨,帝为出师破之。乾元初,与西域九国发兵为天子讨贼,肃宗诏隶朔方行营。

挹怛国,汉大月氏之种。……大夏即吐火罗也。嚧哒,王姓也,后裔以姓为国,讹为挹怛,亦曰挹阇。^{[12](P6252-6253)}

文中“阿缓城”即伊斯兰文献中的 Warwaliz,玄奘称之为“活国”,位置在今阿富汗昆都士附近^{[2](964)}。中国学者徐文堪先生说,“吐火罗问题”是一个聚讼百年而至今没有解决的难题;在中国,从季羨林先生的吐火罗语研究开始,后经几代人的多方努力,如今人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已明显加深而且后继有人,王欣先生的《吐火罗史研究》正是这一背景下出现的代表性著作^{[19](P366)}。

王欣先生对上述《新唐书》引文提出己见,他认为第一段里“古大夏地”之前是《新唐书》对吐火罗历史沿革的大致回顾;而“与挹怛杂处”以下是对《隋书》的沿袭,反映的是西突厥征服吐火罗斯坦时的情况;从“其王号叶护”到第二段末,是西突厥治下的吐火罗斯坦的情况,大致反映了唐太宗后期至安史之乱时,吐火罗叶护政权与中原王朝的关系^{[20](P122-123)}。他还说:“虽然在数百年的时间里,吐火罗斯坦上的吐火罗人在不同的时期以不同的面貌出现,其民族内涵亦不断地变化和丰富,但其主体地位从未改变。无论汉文文献中的睹货逻国故地还是西方文献中的吐火罗斯坦(Tukharistan),均反映出吐火罗人历史上在这一地区活动的基本范围及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正是由于民族融合的不断深入,吐火罗(Tochari)作为民族称谓的意义日以下降,而逐渐更多地被后人作为地理概念所使用。”^{[20](P124)}

外国学者则指出:“在突厥征服以后,从前嚧哒王国的所有领地都置于驻昆都士(Qunduz)的吐火罗斯坦突厥叶护统治之下。汉文百科全书《册府元龟》列举了臣服吐火罗斯坦突厥叶护的诸王国:谢 (Zabulistan)、罽宾(Kapisa—Gandhara)、骨吐(Khuttal)、石汗那(Chaganiyan)、解苏(数瞒,Shuman)、石匿(Shignan)、挹达(Badhghis)、护密(Wakhan)、护时健

(Gozgan)、范延(Bamiyan)、久越得建(Kobadian)和勃特山(Badakhshan)。中国朝圣者慧超在723至729年间经过这些地方,说在建驮罗、罽宾(Kapisa)和谢,王及兵马即是突厥。这个证据很清楚地显示,突厥移民到这些地区了。”^{[21](P356)}“由中国皇帝认可的吐火罗斯坦第一个突厥叶护是阿史那王朝的乌湿波。但是,此时阿拉伯向中亚的进军已经开始。”^{[21](P357)}

六、胡蜜国

慧超走到一个叫“胡蜜”国的地方,行将进入汉地,回归故国,又见到汉人使者出使外藩,颇感亲切,回念途程九死一生,兴奋感慨交集,不觉泪下千行,作五言诗二首,他写道:

又从吐火罗国东行七日,至胡蜜王住城。当来于吐火罗国,逢汉使入蕃。略题四韵,取辞五言:

君恨西蕃远,余嗟东路长。道荒宏雪岭,险涧贼途倡。鸟飞惊峭嶷,人去偏(?)梁。平生不扞泪,今日洒千行。

冬日在吐火罗,逢雪述怀五言:

冷雪牵冰合,寒风擘地烈。巨海冻塙坛,江河凌崖峭。龙门绝瀑布,井口盘蛇结。伴火上胲歌,焉能度播蜜?

此胡蜜王,兵马少弱,不能自护,见属大寔所管,每年输税绢三千疋。住居山谷,处所狭小,百姓贫多。衣着皮裘、毡衫,王着绫绢、布。食唯饼糗,土地极寒,甚于余国。言音与诸国不同。所出羊、牛,极小不大,亦有马、骡。有僧有寺,行小乘法。王及首领百姓等,总事佛,不归外道,所以此国无外道。男并剪除须发,女人在头。住居山里,其山无有树木及于百草。^{[1](P140-141)}

据考,此胡蜜国即《西域记》卷十二的达摩悉铁帝国(Bharmasthiti),中外学者一致认定为今阿富汗之瓦罕^{[2](P975)}。但胡蜜与瓦罕,在发音上相差甚远,于是人们追溯其来源为《汉书·西域传上》的休密。休密为大夏(贵霜)五部翎侯之一。“翎侯,塞种或与塞种有关部落(诸如康居、乌孙等)常见的官职名称。大夏国五翎侯治地均在吐火罗斯坦东部山区。”休密“为托勒密《地理志》(VI,13)所载 Sacara 地区小部落 Komedaie 之对译。”其治地“和墨”也是“Komedaie 之对译。”^{[22](P123)} 慧超所记胡蜜,其时已为大食所管。可见,此时阿拉伯人的

势力已经深入到阿富汗的若干角落了。

如今被称作“瓦罕走廊”的这条古道,曾经是中国与中亚、西亚和南亚交通的要道,也是丝绸之路的要冲之一。当年,中国的求法者和无数的中外使节都走过这条路,慧超是见证者之一。总之,慧超《往五天竺国传》既是研究阿富汗 8 世纪历史文化的重要文献,也是 8 世纪中国阿富汗交通史和文化交流史研究的重要文献。

参考文献

- [1] 慧超.往五天竺国传笺释[M].张毅,笺释.北京:中华书局,1995.
- [2] 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M].季羨林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
- [3] 杨廷福.玄奘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1988.
- [4] 智升.续古今译经图纪[M]//大正藏:第 5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5] 不空.翻索陀罗尼经[M]//大正藏:第 20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6] 林光明,林怡馨,林怡廷.梵汉佛教语大辞典[M].台北:嘉丰出版社,2011.
- [7] 智升.开元释教录[M]//大正藏:第 55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8] 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9] A.H.达尼,I.H.库雷希.巴基斯坦简史:第一卷[M].四川大学外语系翻译组,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4.
- [10] 陈世良.丝绸之路史地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
- [11] 魏徵,令狐德棻.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 [1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13] 赞宁.宋高僧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4] 圆照.佛说十力经[M]//大正藏:第 17 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 [15] 慧立,彦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 [16] 鲁保罗.西域文明史[M].耿升,译.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4.
- [17] 杨建新.古西行记选注[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
- [18] 彭树智.阿富汗史[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1993.
- [19] 徐文堪.吐火罗人起源研究[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5.
- [20] 王欣.吐火罗史研究: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 [21] 李特文斯基.中亚文明史:第三卷(修订版)[M].马小鹤,译.北京:中译出版社,2017.
- [22] 余太山.两汉魏晋南北朝正史西域传要注: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责任编辑 张福安)

Investigations on Various Places in Afghanistan Recorded by Hyecho

XUE Ke-qiao

(Nation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Strategies, CASS, Dongcheng District, Beijing 100007)

Abstract: Afghanistan, situated at the junction of Central Asia, West Asia and South Asia, used to be a major transfer station and center of trade and commerce on the ancient Silk Road. Starting from the event of Zhang Qian's opening up in the Western Regions to Xuanzang's journey seeking for Buddhist scriptures in India, Afghanistan was a land they had to go through. In the seventh century, Xuanzang visited Afghanistan and left behind valuable records of that country in *Record of Xuanzang's Travels to the West in Tang Dynasty*. In the eighth century, Hyecho(Hui Chao), a Buddhist monk who came to and stayed in China from Silla, went to Afghanistan on a tour of investigation and wrote a book entitled *Memoir of a Pilgrimage to the Five Parts of India*, which has included records of the geography and folklore of various tribal states scattered in the valleys of the Hindu Kush and is therefore important literature for making studies of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Afghanistan.

Key words: Hyecho; *Memoir of a Pilgrimage to the Five Parts of India*; Afghanistan; Kapisi; Tokharoi